

俄美的核力量、核战略与核谈判

韩克敌

【内容提要】 2019年8月2日，美俄先后正式宣布退出《中导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21年到期后也可能终止。国际军控体系濒临瓦解，俄美已经实质性地开始了新一轮军备竞赛。俄美核力量总体平衡，在某些方面美国略占优势。俄美核战略都追求压倒性的核优势，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俄美都希望将第三方拉入核及导弹谈判进程。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俄美有可能试图达成一个修改版的《中导条约》，限制欧洲的导弹部署，放开亚洲的导弹部署。中国面临的总体战略安全环境不容乐观。

【关键词】 俄美关系 核武器 核战略 核谈判 军备竞赛 中俄美关系

【作者简介】 韩克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9年8月2日，美俄先后正式宣布退出《中导条约》。由于《反弹道导弹条约》2002年已经终止，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21年2月到期后也可能终止（如果条约到期双方都不反对可以顺延5年至2026年），国际军控体系迎来了一个重构同时也是混乱的时期。两个核大国美俄都开始提出新的战略武器更新与发展计划，新的实际拥核国家也不断涌现，一些中小国家开始具备一定的中程导弹技术能力。所有这些标志着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军备控制趋势的反转，核及导弹类武器的数量由减少变成上升，质量由维持现状变成更新换代，核及导弹技术扩散的风险越来越大，世界范围内主要大国间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

一 俄美的核力量

根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美两国2018年2月5日前要达到的裁减目标为：700枚实战部署导弹（包括战略导弹及战略轰炸机），1550枚实战部署核

弹头，800 枚导弹总额（包括实战与非实战部署）。俄美战略武器与核力量的具体情况可参阅表 1 与表 2，其中战略武器基本达到条约规定的裁减目标。俄美之间实战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从 1991 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 6 000 枚（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 START）削减到 2018 年的 1 550 枚，这是国际军备控制的一个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俄美两国存储的核武器数量也大幅度得到削减，按照美方的说法，美方削减幅度达到 85%。

尽管如此，俄美两国仍然具有压倒性的核能力，两国现存的核弹头总数仍然达到 6 000 枚以上，其中包括战略及战术核武器，远超其他国家。俄美也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具有“核三位一体”（Nuclear Triad System）的国家，陆基、海基、空基核武器兼备。此外，俄美还不断致力于核武器的现代化和研发高新技术武器。今天，战略武器的概念变得更为宽泛，不仅包括传统的核武器，还包括一系列高新技术武器系统，例如超高声速武器、定向能武器、激光武器、网络武器、太空武器（反卫星武器）、无人水下潜航器等。由于具有特殊的技术优势和精确的打击能力，这些新式武器已经超越了战术武器的范畴，日益具有战略性武器的特点。当然，核及导弹武器仍然是战略威慑的主流，“核三位一体”仍然是战略威慑的核心。

表 1 2018 年世界核力量

国家	部署的核弹头	其他核弹头	总数
美国	1 750	4 435	6 185
俄国	1 600	4 900	6 500
英国	120	80	200
法国	280	20	300
中国	0	290	290
印度	0	130 ~ 140	130 ~ 140
巴基斯坦	0	150 ~ 160	150 ~ 160
以色列	0	80 ~ 90	80 ~ 90
朝鲜	0	20 ~ 30（不确定）	20 ~ 30（不确定）
总数	3 750	10 115（不包括朝鲜）	13 865（不包括朝鲜）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19 年度报告》第 6 章“世界核力量”（World Nuclear Forces），数据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普京政府通过 20 年（1999 ~ 2019）持续的努力，加强了俄罗斯的战略力量，恢复了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能力。普京总统的两次国情咨文（2018、2019）曝光了俄罗斯庞大的武器研制计划，包括“先锋”导弹系统（Avangard system）、“萨尔马

特”洲际弹道导弹 (Sarmat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 “佩列斯韦特” 激光系统 (Peresvet laser weapon)、 “匕首” 超音速弹道导弹 (Kinzhal hypersonic ballistic missiles)、 “海燕” 核动力巡航导弹 (Burevestnik nuclear - powered cruise missile)、 “海神” 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Poseidon nuclear - powered 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 “锆石” 高超声速反舰导弹 (Tsirkon hypersonic missile)、 国家导弹防御体系。此外, 俄一直在不断推进 “北风之神” (Borei - class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核潜艇和老式战略轰炸机 “图 - 95MS” (Tu - 95 MS) 和 “图 - 160” (Tu - 160) 的改进, 研制新式隐形战略轰炸机。俄罗斯还在不断加强其中短程 “伊斯坎德尔” 导弹系统 (Iskander - M/E) 并进行前沿部署。在 2019 莫斯科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 俄方首次公开了 “萨尔马特” 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一些战术性能: 起飞重量 208.1 吨, 有效载荷近 10 吨, 射程 1.8 万公里, 导弹弹长 35.5 米, 直径 3 米, 燃料 178 吨, 战斗部为分导式核弹头^①。可以看出, 俄罗斯新的武器研发计划非常庞大, 几乎涵盖战略武器和高新技术武器的所有领域。

2017 年年底至 2019 年年初, 特朗普政府接连发布四份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报告: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国防战略报告》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核态势报告》 (Nuclear Posture Review) 和 《导弹防御报告》 (Missile Defense Review)。四份报告都强调大国竞争的重要性。《国防战略报告》认为 “美国国防的首要任务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 “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是国家间的战略竞争, 而不是恐怖主义”。

2018 年《核态势报告》提出美国的核武器更新计划, 包括研发和建造新一代 “哥伦比亚级” (Columbia - class) 战略核潜艇、新型陆基洲际导弹、 “B - 21” 战略轰炸机, 研制 “低当量核武器” (low - yield nuclear weapons) 以及能够装备这种低当量核弹头的海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②。美国也在研发自己的高超声速武器系统。2019 年《导弹防御报告》提出推进导弹防御计划的建设, 加强对高超声速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防御, 在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利堡 (Fort Greely) 新建陆基拦截装置, 在地面和太空部署新的雷达和传感器。按照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Mark T. Esper) 的说法, 2017 年美国就已经开始研发移动的常规陆基巡航导

^① 《俄 “萨尔马特” 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首为人知》, <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906281028869701/>

^② Nuclear Posture Review, pp. 49 - 50, 54 - 55, February 2018.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

弹和弹道导弹系统。退出《中导条约》后，美国的相关研发活动将加速进行，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①。2019 年 8 月 18 日，在退出《中导条约》仅仅半个月后，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尼古拉斯岛（San Nicolas Island）测试了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导弹射程超过 500 公里，使用移动装置发射。这次测试表明美国的技术储备和前期研发准备非常充分。普京对美国的行为表示非常失望，认为这恶化了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局面，证明了此前俄罗斯的指控，美国部署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导弹防御系统具有发射进攻性武器的能力，“只要稍微修改一下软件即可”^②。

表 2 2019 年俄美的战略核力量

国别	类别/型号	数量	部署弹头数量	弹头总数量
美国	“民兵 III 型”洲际弹道导弹 (Minuteman III)	400	400	800
	“三叉戟 II 型”潜射弹道导弹 (Trident II D5)	240 (14 艘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潜艇)	约 890	1 920
	战略轰炸机 (B-52H、B-2A)	107 (B-52H 共 87 架, 其中 46 架具有装载核武器能力, B-2A 20 架)	300	850
总数		747	约 1 590	3 570
俄国	洲际弹道导弹 (RS-20V、RS-18、RS-12M、RS-12M1、RS-12M2、RS-24、RS-26、RS-28)	318	860	1 165
	潜射弹道导弹 (RSM-50、RSM-54、RSM-56)	160 (10 艘战略导弹潜艇)	小于 720 (大约三分之二的潜艇处于大修中)	720
	战略轰炸机 (Tu-95 MS、Tu-160)	68 (可能实际部署 50)	约 300	786
总数		546	约 1 600	约 2 670

资料来源：综合 Hans M. Kristensen & Matt Korda, “United States nuclear forces, 2019”,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9, Vol. 75, No. 3, p. 123. “Russian nuclear forces, 2019,”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9, Vol. 75, No. 2, p. 7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8.

备注 1：RS-20V 北约编号为 SS-18，外号“撒旦”（Satan）、RS-12M 即“白杨”导弹（Topol）、RS-12M1 和 RS-12M2 即“白杨-M”（Topol-M）、RS-24 即“亚尔斯”导弹（Yars）、RS-28 即“萨尔玛特”导弹（Sarmat）、RSM-56 即“布拉瓦”潜射导弹（Bulava）。

备注 2：此表格未包括俄美两国储存的、退役的及等待拆卸的战略核弹头，战术核武器及核弹头，数据截止时间为 2019 年初。

① Statement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Mark T. Esper on the INF Treaty, August 2, 2019.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Releases/Release/Article/1924386/statement-from-secretary-of-defense-mark-t-esper-on-the-inf-treaty/>

② Joint New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of Finland Sauli Niinistö, August 21, 2019.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1349>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俄美核力量总体平衡，美国略占优势。美国的海基和空基核力量更为强大，俄罗斯的空基和海基导弹不如美国成熟，数量也更少。美国核潜艇、战略轰炸机的总体完好率要高于俄罗斯，俄罗斯近一半的战略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处于不断的大修之中，影响了战备值班的出勤率和实际的威慑水平。俄罗斯潜射弹道导弹的技术水平仍然低于美国。2014 年开始实战部署的“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Bulava）试验时成功率不高，远远低于美国现役的“三叉戟 II 型”（Trident II D5）导弹。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总体上也更为完善。俄罗斯陆基核力量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准，这是俄罗斯核威慑的支柱，特别是俄罗斯的液体推进导弹技术非常成熟，完全可以和美国抗衡。俄罗斯的陆基战略导弹“SS-18”（北约代号，俄罗斯代号为 RS-20V）和“SS-19”（北约代号，俄罗斯代号为 RS-18）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服役的导弹，趋于老化。现在主要依靠“SS-25”导弹（白杨）和“SS-27”导弹（白杨 M、亚尔斯），未来会加上“萨尔马特”导弹。另外，俄罗斯在个别武器系统上有特点，例如普京公布的水下无人潜航器。

199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 CTBT），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俄美都是签署国。俄罗斯批准了该条约，美国国会没有批准，但是美国政府表示仍然遵守该条约。1992 年以后，美国没有进行过核试验。美国怀疑俄罗斯在进行低当量核武器的研制和测试。2019 年 5 月 29 日，在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有关军控的一场讨论会上，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U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 DIA）阿什利中将（Robert P. Ashley）表示，美国相信俄罗斯进行了“低当量核试验”（low-yield nuclear tests），“俄罗斯很可能没有坚持其暂停零当量核试验的承诺”^①。核弹头的有效寿命大约 30 年，目前俄美都在推进核弹头的“延寿计划”（life-extension program）。例如美国“三叉戟 II 型”导弹装备的 W76-1 核弹头（2008 年开始服役）的延寿计划，以代替原来的 W76-0 弹头（1992 年开始服役）。

从以上的列举中可以看出俄美之间战略武器更新的广度和深度。当然，如果俄美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全面军备竞赛，俄罗斯没有胜算，冷战的四十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俄罗斯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技术问题，美国的资金、技术能力远远

^① Michaela Dodge, Russia Likely Conducting Low-Yield Nuclear-Weapons Tests, Intel Chief Says, May 29, 2019. <https://www.heritage.org/missile-defense/commentary/russia-likely-conducting-low-yield-nuclear-weapons-tests-intel-chief>

超过俄罗斯，特别是俄罗斯的电子技术和产业大大落后于美国。俄罗斯能做的，是抓住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保持局部优势，维持整体跟随局部突破的状态，保持几种“撒手锏”，这正是普京政府当前所做的工作。

2019 年 7 月 4 日，普京表示：“仅仅比较一下俄罗斯和美国的军费，俄大约一年 480 亿美元，美国军费预算超过 7 000 亿，存在实际的军备竞赛吗？我们不想被拖进军备竞赛，但是同时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发展先进的武器和装备，作为对美国军事开支增长和采取明显破坏性行为的回应。”^① 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政治体制有其独特性。俄罗斯总统的实际权力要大于美国总统，俄罗斯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在预算之外，俄罗斯总统将一部分国企的利润或武器出口的收益转用于军事开支是可能的。考虑到俄罗斯庞大的武器研发计划以及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几乎同时进行的两场战争，俄罗斯实际的军事开支可能远不止 480 亿美元。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 2018 年军费预算为 2.8 万亿卢布。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18 年俄罗斯军费开支为 614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9%，总额排在世界第 6 位，低于美国（6 49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中国（2 500 亿）^②、沙特（676 亿）、印度（665 亿）和法国（638 亿）^③。有专家认为，俄罗斯的实际军事开支远高于 614 亿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及加上一些隐蔽的相关开支，可能达到 1 500 到 1 800 亿美元之间，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④。

俄罗斯版的卫星导航系统“格洛纳斯”大量采用了西方国家的电子配件。由于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美国和欧盟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的电子元件，已经对“格洛纳斯”系统的继续生产和研发产生了严重影响。普京总统宣布的新式武器，如核动力巡航导弹的核发动机、无人水下潜航器的通讯联络等，在技术上是否可行，进行到了何种程度，也引发外界大量的猜测。2019 年 7 月 1 日，俄罗斯北方舰队基地北莫尔斯克港附近海域一艘试验深潜器发生事故，造成 14 人遇难，包括多名高级军官。8 月 8 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北德文斯克（Severodvinsk）附近的一处导弹试验场，俄罗斯原子能公司（Rosatom）主持的

① Interview with Italian Newspaper Corriere della Sera.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0912>

② 中国政府公布的 2018 年军费开支约为 1.1 万亿人民币，约等于 1 700 亿美元。

③ SIPRI: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8, p. 2.

④ Russian Defense Spending Is Much Larger, and More Sustainable than It Seems. <https://www.defensenews.com/opinion/commentary/2019/05/03/russian-defense-spending-is-much-larger-and-more-sustainable-than-it-seems/>

一次试验发生爆炸，导致5名专家死亡，当地辐射水平短暂上升。俄罗斯官方声明是在试验一款液体燃料推进系统，而另一些人则猜测是在测试“海燕”（Burevestnik）核动力巡航导弹的发动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推特称：“美国了解很多有关俄罗斯失败导弹的爆炸情况，我们拥有相似甚至更先进的技术。俄罗斯导弹的爆炸让人们担心他们的空气，还有更多。”^①

二 俄美的核战略

俄美的核战略非常相似，都基本遵循三个原则：一个是唯我独尊原则，追求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不接受平等或对等；二是先发制人原则，追求“第一次打击能力”（first strike），更强调进攻而不是防守；三是将核武器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动辄威胁使用。

1945年后，美国的核战略有一个演变过程，从最初的“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到“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再到“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冷战时期，美国经常威胁使用核武器，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就曾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冷战后，俄罗斯经常威胁使用核武器，例如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的核战略寻求的不是自保，而是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和“战略对等”，对其他国家则需具有压倒优势。和美国人一样，俄国人一直坚持“相互确保摧毁”，希望充当“世界的领导者”。俄美两国的核战略都具有强烈的进攻性，规模也异常庞大，这和其他三个有核国家英、法、中完全不同。中国追求的是“最低程度的战略威慑”（minimum nuclear deterrent），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first-use of nuclear weapons），确保“第二次反击能力”（second-strike capability）。英法的核战略总体上也是防御性质的，三个国家的核武库规模也非常有限。

俄美两个国家在气质上非常相似，都具有“帝国+救世主”思想，自认是“第三罗马”和“上帝的选民”。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也具有类似的性格，完全以自我为中心。2018年3月1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自夸：“（我提到的）每一种武器都是俄罗斯独有而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一旦其他国家拥有了这种武器，

^① 2019年8月12日，特朗普总统所发推特。

俄罗斯早就发展出新一代。”^① 同一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普京再次强调，“我今天提到的所有武器系统都可以轻易地征服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每一种（都可以）。”^② 2018年10月22日，特朗普威胁美国将扩大核武库，直到其他国家“恢复理智”^③。2019年1月17日，特朗普强调：“仅仅和我们的对手同步并不够，我们必须在每一个转折点上超过他们。对于那些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的对手，我们必须探索先进的技术，研究如何确保美国总是领先几步。”^④ 他赤裸裸地表示，“在外面，我们拥有一些很坏的玩家（bad players），我们是好的玩家（good player），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比任何人都坏。”^⑤

根据美国宪法，宣战的权力掌握在国会而不是总统手中。但是在历史上，美国总统多次先发动战争而后通知国会。越南战争后期，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案》限制了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然而，2001年“9·11”事件后国会通过的《授权使用军事力量法案》又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该法案授权总统可以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包括“先发制人”的打击，以维护美国的安全。事实上，在对外采取军事行动方面，美国总统仍然享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美国《核态势报告》尽管仍然重申“美国不会对已经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非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但是强调在“大国竞争的回归”（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和“核威慑”的背景下，美国的核能力需要能够“对冲潜在的迅速出现的核及非核战略威胁，包括化学、生物、网络以及大规模的常规武器侵略”^⑥。美国的核战略特别强调震慑“核及非核攻击”（nuclear and non-nuclear attack），限制潜在对手的“核升级（nuclear escalation）及非核战略攻击（non-nuclear strategic attack）”^⑦。报告首次将非核攻击置于核反击与核报复选项之中，例如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和核恐怖主义行为。2019年1月17日，特朗普发

①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March 1, 2018.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② Interview to American TV Channel NBC, March 1, 2018.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7027>

③ Trump Threatens Nuclear Buildup until Other Nations ‘Come to Their Senses’. <https://edition.cnn.com/2018/10/22/politics/donald-trump-russia-china-inf/index.html>

④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Vice President Pence Announcing the Missile Defense Review, January 17,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vice-president-pence-announcing-missile-defense-review/>

⑤ Ibid.

⑥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8, p. 38.

⑦ Ibid., pp. 20-21.

表讲话，抨击世界各地的外国敌人、竞争对手和流氓政府都在加强自己的导弹武器库，提升其致命性打击能力，发展能够打到美国目标的远程导弹，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特朗普强调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导弹防御体系，能够防范各种导弹的攻击，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武器。“我们的战略基于一个压倒性的目标：探测和摧毁每一种瞄准美国目标的导弹，无论是在发射前还是发射后。”^①

近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政治的稳定，俄罗斯已经从苏联解体的混乱中走了出来，变得更为自信。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苏联的战略思想被继承下来。苏联时期，苏联政府曾经短暂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很快放弃了这一立场。2010年和2014年颁布的两部军事学说都规定，在俄或其盟国遭受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或虽遭受的是常规武器攻击但是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可以使用核武器。这实际上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在主观判定“国家处于生死存亡时”，即可使用核武器实施打击。2018年3月1日，普京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进一步阐明了俄使用核武器的前提：“在两种原因下我们可能动用核威慑力量：敌人动用核武器攻击我们；或者敌人用常规武器实施攻击，威胁到国家的生死存亡。”^②

近年俄罗斯领导人多次炫耀俄罗斯的核能力。2014年8月29日，普京总统在一个青少年夏令营发表讲话，否认俄罗斯派兵进入乌克兰东部，否认俄罗斯介入战争。“俄罗斯没有卷入任何大规模冲突。我们不想这么做，也不打算这么做。但是，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击退任何针对俄罗斯的侵略。”然后他话锋一转，“俄罗斯的伙伴们应该理解，最好别惹我们……感谢上帝，我认为没有一个人会想要发动一场和俄罗斯的大规模冲突。我想提醒你们，俄罗斯是最大的核国家之一。”^③ 2015年10月22日在瓦尔代国际论坛上，普京公开说：“如果打架不可避免，那就先动手。”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是一个典型事例。当时俄军是先出动（2014年2月27日），然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再给予总统战争授权（2014年3月1日）。诸如此类，美国认为这是俄罗斯拿核武器当工具，进行核讹诈，试图在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Vice President Pence Announcing the Missile Defense Review.

^② Interview to American TV Channel NBC, March 1, 2018.

^③ Don't Mess with Nuclear Russia, Putin says. <https://www.yahoo.com/news/dont-mess-nuclear-russia-putin-says-150557386.html>

冲突中取得对俄罗斯有益的结果^①。

关于俄罗斯是否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普京辩解：“我曾经说过，我们的核武器方针（nuclear weapons doctrine）不包括‘先发制人的打击’（preemptive strike）。我希望所有的在场者和以后分析我讲话的人注意，在我们的核方针中没有先发制人的条款。我们的原则基础是‘对等的反击’（reciprocal counter strike）。……这意味着我们准备，只有当我们确切地知道一些潜在的侵略者准备攻击俄罗斯，（攻击）我们的领土时，我们才会使用核武器。……只有当我们确切地知道俄罗斯正在遭到攻击，我们才会发动反击。这将是一种‘对等的反击’。为什么我说是‘反击’（counter），因为我们将通过向侵略者发射一枚导弹来反击飞向我们的导弹。当然，这等同于全球的灾难。但是我想再一次说明，我们不是这样的灾难的发起者，因为我们没有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条款。……但是任何侵略者都应该知道，报复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将被彻底消灭。我们将成为侵略的牺牲品，作为殉道者，我们将进入天堂，而他们（侵略者）将走向灭亡，他们甚至没有时间为他们的罪行忏悔。”^② 普京总统的本意是否认俄罗斯具有“先发制人”的战略，但是最后的表述仍然让人困惑不已，似乎是俄罗斯收到攻击的确切情报或导弹预警时就要预先发动核反击，但是如果情报或判断出现失误呢？

三 俄美的核谈判

近年俄美军备控制谈判的核心就是两个条约的履行与存，即 1987 年签署的《中导条约》（INF）和 2010 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按照美方的说法，早在 2008 年俄罗斯就进行了违规的中程巡航导弹测试。最早在 2013 年 5 月，美国就向俄罗斯提出了俄违反《中导条约》的问题。直到 2017 年 12 月，俄罗斯才承认 9M729（北约代号 SSC-8）这款导弹的存在，但是又强调其射程达不到条约规定的 500 公里。美国指责俄罗斯已经实战部署了这款导弹，并要求进行“现场核查”（on-site inspection），俄罗斯予以拒绝。俄方反过来指责美国“使用中程靶弹及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

^①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8, p. 8, p. 30.

^② Meeting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October 18, 2018.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8848>

发射装置”，违反了《中导条约》^①。

围绕《中导条约》，美俄发动世界范围的宣传战，都试图将责任推给对方。2018年12月召开的北约外长会议，一致认可美国对俄罗斯“实质性违反条约”（material breach of INF Treaty）的指控。“尽管美国及其盟国多次和俄方接触，包括给予俄6个月的最后机会去履行条约义务，（然而）直到今天，俄罗斯一直在违反《中导条约》。因此，美国退出条约的决定今天生效，北约盟国完全支持美国的决定。”^② 美国政府强调退出《中导条约》是“由于俄罗斯持续的违反条约……俄罗斯对条约的终止负有唯一的责任。”^③ 2018年12月21日，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大会提出“维护和遵守《中导条约》”议案，俄方批评美方的立场，强调俄罗斯没有违反条约，呼吁各方重开对话避免军备竞赛。但是，俄罗斯的议案最后没有获得多数同意。俄方指责美国故意发动一场宣传战，将违约的责任强加于俄罗斯，美国这样做的理由非常清楚：“美国不想受到现存条约的约束。”俄方声明再次提到美国在欧洲部署的“马克-41”发射装置（Mk 41 launchers）能够发射中程导弹，违反了条约，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④。

总体来看，对于《中导条约》最终的废除，俄罗斯早有准备，也比较平静。双方在台面上虽然互相指责，在台面下则心照不宣。因为《中导条约》被废除，俄美两国都去除了发展军备的一个枷锁，获得了实际的利益，所争的仅仅是违约责任和道义问题。在核军控领域，俄美关系具有双重性，既竞争又合作，主流是竞争，支流是合作。防范第三方的崛起符合俄美的共同利益。俄罗斯和美国一样，将第三方的核及导弹力量视为巨大威胁，俄罗斯乐于在遏制第三方的基础上与美国协商谈判，达成新的军控协议。

2019年8月5日，普京主持俄罗斯安全会议，专门研究《中导条约》终止后的国际安全局势。会议提到目前俄罗斯反击美国所依赖的4种主要武器系统：X-101空射巡航导弹（X-101）、“匕首”空射导弹（Kinzhal air-launched

^①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Federal Assembly, February 20, 2019.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863>

^② U. S. Withdraws from Intermediate -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August 2, 2019.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story/Article/1924779/us-withdraws-from-intermediate-range-nuclear-forces-treaty/>

^③ U. S. Withdrawal from the INF Treaty on August 2, 2019. <https://www.state.gov/u-s-withdrawal-from-the-inf-treaty-on-august-2-2019/>

^④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on the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INF Treaty and Its Termination. http://www.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750394

missiles)、“口径”海基巡航导弹(Kalibr sea-launched missile)、“锆石”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俄罗斯表示,在发展、生产和部署中程导弹方面,俄将采取和美国相应的行动。一方面,俄罗斯继续指责中导条约废除的责任完全在于美国;另一方面,俄呼吁俄美立即进行战略稳定与安全对话,以避免无限制的军备竞赛^①。

《中导条约》之争延伸到《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表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21 年到期后可能不会延长,因为“这个条约一开始就存在缺陷,没有包括“短程战术核武器”(short-range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和俄罗斯‘新的运载系统’(new Russian delivery systems)”^②。俄罗斯也有自己的不满。2019 年 6 月 24 日,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指责美方将改装的大量战略运载工具排除在条约限制范围之外,“这总共涉及 56 个三叉戟 II 型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和 41 架 B52H 战略轰炸机”^③。对于是否保存《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美两国国内都存在不同的声音。总的看来,和《中导条约》不同,俄罗斯更希望保留《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因为这个条约给予俄与美同样的战略地位,条约规定的严格核查措施(每方每年可以进行 18 次现场核查)也保证了一定的战略互信和情报的真实性。如果该条约被废除,俄罗斯面临的经济及技术上的压力会更大一些。美国很多人也是看到这一点,试图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延长与否作为对俄施压的一个手段。

俄美核谈判的困境在于俄美两国之间总体战略互信的缺失,特别是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两国矛盾升级。每一方都将对方的行为视为进攻性的,不断采取反制措施,最后螺旋升级。美国指责俄罗斯违反了一系列条约,包括《中导条约》(INF Treaty)、《欧洲常规力量条约》(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in Europe Treaty)、《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开放天空条约》(Open Skies Treaty)、《布达佩斯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赫尔辛

^①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on the Unilateral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Treaty on the Elimination of Intermediate-Range and Shorter-Range Missiles, August 5, 2019.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1271>

^② US-Russian New START Treaty Unlikely to Be Extended, July 31, 2019. <https://sputniknews.com/us/201907311076413051-us-russian-new-start-treaty-unlikely-to-be-extended-bolton/>

^③ 《俄方对美国拖延解决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感到担忧》, <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906241028839254/>

基协定》(Helsinki Accords), 以及干涉美国 2016 年总统大选。

俄罗斯则指责美国的行径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基础, 包括 2002 年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美国领导的北约不断东扩以压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在原苏联地区策动“颜色革命”、干涉俄罗斯国内政治。2018 年 8 月 7 日,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表示: “我们见证了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而北约保存下来, 从各方面试图包围俄罗斯。……现在不存在像当年的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那样的两个阵营在直接冲突中对抗的情况。而北约在继续行动, 它不仅仅继续存在着, 还在不停扩张和吸纳新的成员国。……我们不能对此视之不见, 因此核均势不能被废除, 对于军官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白各国战略核力量的相互关系。而北约国家, 无论他们口头上怎么说, 始终将俄罗斯视为潜在对手。而且很明显的是, 他们核三位一体在内的军事力量都针对俄罗斯。这令人遗憾, 却是事实。……即使是战术核武器, 接近俄罗斯边境时也可用作战略核武器, 而鉴于非核武器的高质量, 它们也能造成大规模杀伤。”^①

值得注意的是, 俄美两国国内都存在这种呼吁, 希望两国就军备控制维持接触, 尽可能达成某种妥协, 以维持基本的战略稳定。两国可能采取一个两步方案, 第一步是希望将第三方中国纳入军备控制条约的谈判, 借此裁减中国的中程导弹。如果达不到目标, 就采取第二步措施, 俄美达成一个缩小版的《中导条约》, 即维持在欧洲地区继续禁止部署中程导弹, 而放开在其他地区例如亚洲的导弹部署。这样既可以缓和俄美矛盾, 又能得到欧盟的支持。因为欧盟既是美国的盟国, 又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俄罗斯自认是一个欧洲国家, 它对欧洲的关注远远超过亚洲。2018 年 11 月 13 日,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奇若夫表示, 莫斯科准备讨论对条约进行修改或者用新的条约取代现有条约的问题^②。12 月 5 日, 俄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邦达列夫进一步阐明: “对中导条约的误解可借助俄美间的全面谈判来解决。谈判结果可以是对条约进行修改, 例如, 可以将其有效区域限制在欧洲战区, 同时允许在有客观合理性的其他地区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导弹。”^③

^① 《梅德韦杰夫: 北约核三位一体在内的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 <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808071026064258/>

^② 《俄常驻欧盟代表称莫斯科准备讨论修改〈中导条约〉》, <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811131026824299/>

^③ 《俄联邦委员会呼吁就修改中导条约和将其效力限于欧洲进行谈判》, <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812051027027787/>

四 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

由于作为国际军备控制的基础性条约《中导条约》已经被废除，2021 年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摇摇欲坠，世界正在面临一个没有任何军备控制条约的混沌时代，俄美之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事实上已经展开。按照普京总统的说法，其实新的军备竞赛并不是始于 2019 年《中导条约》被废除，而是始于 2002 年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从那时候起俄罗斯就开始大力发展新式武器系统^①。

美俄两国都在筹谋如何将中国纳入《中导条约》，以限制中国军力发展，获得绝对的安全地位。在遏制第三方崛起、维持核超级强国地位方面，美俄有共同利益。在中程导弹问题上，美俄既针锋相对，又互有一定的默契。一个扩大的多边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既可以打击其他对手，又可以为美俄缓和赢得空间，维持美俄两强的绝对安全地位。英国和法国目前都没有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在此情况下，中国日益成为国际核裁军矛盾的焦点。美俄共同的期望是，将中国纳入谈判进程，既能削减中国占优势的中程导弹，又能遏制中国发展远程及战略导弹，维持对华战略优势。

2018 年 12 月 4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尽管俄罗斯对条约的终结负有责任，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中国、朝鲜和伊朗，不是中导条约的缔约国。这导致它们生产各种它们想要发展的中程导弹。美国没有理由将这种重要的军事优势让予中国这样的修正主义大国，特别是这些武器正在被用来威胁和压迫美国及其在亚洲的盟友。”^② 2018 年 12 月 3 日，特朗普表示：“我确信，在将来某个时候，习主席和我，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开始讨论实质性地终止失控的大规模军备竞赛。美国今年花了 7 160 亿美元（国防拨款）。太疯狂了。”^③ 2019 年 5 月 3 日，特朗普与普京通电话，话题包括美俄中三国签订新的核军控协议的可能性以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延期和修改问题。2019 年 8 月 2 日发布的美国国

^① Interview to American TV Channel NBC, March 1, 2018.

^② Press Availability at NATO Headquarters.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12/287873.htm>

^③ 2018 年 12 月 3 日特朗普总统所发推特。

务院声明再次呼吁俄中两国加入美国发起的核裁军进程^①。

俄罗斯在心理上支持美国将条约扩大化的设想。在 2019 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表达了和美国同样的意思。“实际上，自从 1987 年签署该条约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国家而不是俄罗斯和美国，已经发展并在继续发展这些武器，出于我们（俄国和美国）的自由意志，在这个领域我们限制自己的发展。可以理解的是，这种状况产生了许多问题。”^② 2018 年 11 月，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明确表示，《中导条约》应该是多边条约，俄方已经并将继续支持这个条约多边化，除了俄罗斯和美国之外，它还可以包括中国、法国和英国^③。实际上，俄美曾经三次联合尝试将中国拉入《中导条约》，但是没有成功^④。2007 年 10 月 25 日，在第 62 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俄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所有相关国家”（all interested countries）讨论将中导条约变为一个全球性条约，废除 500 ~ 5 500 公里之间的所有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和中程巡航导弹，这有利于防止国际核及导弹扩散的努力^⑤。

《中导条约》的死亡客观上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更为恶化。如果俄罗斯在乌拉尔山以东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在中俄边境及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关岛等地部署中程导弹，无疑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在当前情况下，如果美俄这样的核大国，甚至印度、朝鲜、韩国、日本这样的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及导弹攻击，中国是否具有完善的预警能力，是否具有导弹防御的能力，是否具备可靠的“第二次反击能力”（second - strike capability），这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动向也值得特别关注。1998 年核试验后，印度曾经承诺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2019 年 8 月 16 日，印度国防部长辛格（Rajnath Singh）则表示：“印度曾经严格地遵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① U. S. Withdrawal from the INF Treaty on August 2, 2019. <https://www.state.gov/u-s-withdrawal-from-the-inf-treaty-on-august-2-2019/>

②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Federal Assembly, February 20, 2019,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863>

③ 《俄驻美大使：〈中导条约〉可以是多边条约》，<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811021026725657/>

④ Press Availability at NATO Headquarters.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12/287873.htm>

⑤ Joint U. S. - Russian Statement on the Treaty on the Elimination of Intermediate - Range and Shorter - Range Missiles at the 62nd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ttps://2001-2009.state.gov/r/pa/prs/ps/2007/oct/94141.htm>

未来如何发展视情况而定。”^①

中国最重要的战略问题体现在“三位一体”核力量存在严重短板。战略轰炸机缺失，战略核潜艇还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如果要保证“第二次反击能力”，必须保证至少有 1 艘战略核潜艇处于 24 小时（round - the - clock）的战斗值班状态。中国陆基战略导弹的质量和数量与美俄相比都有较大差距，中国近年发展的导弹绝大多数属于陆基中短程导弹。中国也缺乏一个完整的有效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绝大多数中国国民自我感觉良好，对潜在的各种危险和威胁估计不足。

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备受欺凌而不是欺凌别人的历史。中国战略武器数量只有美俄的十分之一，中国政府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这在现有的核国家（美、俄、中、英、法）和准核国家（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以色列）中是唯一的。未来，中国可以参加新军备控制条约的谈判，但是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美俄两个核大国应该承担特殊责任，继续大幅度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与核弹头。第二，中国的战略核力量需要大幅度提升，特别是海基和空基战略力量要补齐短板，完全自主独立的导弹防御体系要基本建成。第三，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应该纳入这个条约。如果这三个条件不具备，中国不应该考虑参加任何国际军备控制条约的谈判。

（责任编辑 陆齐华）

^① 2019 年 8 月 16 日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所发的推特。